

夢影親情

黃美之

夢中所見是耶非耶

太陽透過窗簾，照在桌上父親鑲邊的小相片上，浮動着一汪金色的流光。對父親的眷戀、悲痛，已因時空的距離變得模糊了，而那一場夢，却仍十分明晰，即算此刻是在赤道邊緣的艷陽天裏，那夢也沒有迷濛，沒有失落。

那些年頭，運氣很不好，七上八落的就和姐姐坐進了監牢，追究起來也是無辜受毛共禍國之害所累。在監牢中無事可做，白天坐着做白日夢，晚上更是夢中有夢，這樣倒也打發了好些無聊煩惱的歲月。這樣過了七年吧，外面發生了什麼，我們不知情，只是偶而看到××報影劇版上有一段報導，說一部新影片即將問世，是描述震驚全球的國際匪諜及黃氏姐妹的故事云云。我和姐姐看了，心中十二分難過，已經這麼些年了，以為外界早已把我們忘記，現在却又無端端的提起來做什麼？頓時疑懼叢生，我們雖互相安慰，但實在是可憐的，癡癡默默的有些日子，就是在那些日子裏，我做了這個夢。

我夢見和姐姐去看顧正秋的戲，似乎是戲快散了，我和姐姐先從太平門出來，就看見爸爸站在對門的一座騎樓，夢中也知道很久不曾見到父

親了，又驚又喜的跑了過去。

「爸爸、爸爸，你怎麼到這兒來了？」我和姐姐都這樣問他。

「我不放心你們，所以特來看看。」爸爸說，就在這時，我清清楚楚的看見父親眼中的紅絲與淚水，但我並沒有難過，因為太高興見到他了。

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」我問，似乎沒有理由這樣問，但在夢裏，我是這樣問的。

「啊！我就住在附近的旅館，聽到要散戲了，就快來看看你們。等下你們又坐誰的車子回去呢？」父親很慈祥地問我們。

「坐蔣伯伯的吉普車回去。」我們說。父親的手開始插在大衣口袋裏，他仍穿着那件咖啡色呢大衣，我們却像小時候那樣，在父親身邊跳着轉着。突然，我一抬頭，看見騎樓上一個約十一二歲的小女孩，拿着一枝青葉茂盛的桂樹枝，來回的在爸爸頭上拂着，爸爸直挺挺的站在那兒，那親切的爸爸就突然與我們有了距離，我輕輕的呼喚着爸爸、爸爸，就醒了，醒後滿懷淒切，不勝悵悵。

出獄前後存亡真相

第二天，我把這夢告訴了姐姐，憑我的第六官感，我深信這夢是有其意義的，因為自我坐監以來，幾乎從不曾夢見過父親。對於父親的健康，我們決不懷疑，因為母親來信總是提及父親說什麼來的。父親不給我們寫信，母親也早已告訴了我們，因為來臺後，右臂生了風濕病，不能提筆。我們學會了圓夢測字，那麼把顧正秋的願解釋為見佳，入秋見佳。這是好的，戲快散了，就表示我們快回家了，太平門出去是表示很平安的出去，至於那女孩拿着青的桂樹枝，此較費解。不過青色總是表示清吉，爸爸定是清吉平安，而且爸爸別字桂蓀，當然很切題，桂在頭頂上即是桂冠，也許爸爸做了很多好詩，快要做桂冠詩人哪。愈想，愈覺得這夢是吉利的，只是不明白我們回去時坐那個蔣伯伯的吉普車，那一位老人家可以稱蔣伯伯，當然呀！直往好處想，不竟然就變得十分快樂了，實在也沒有什麼是使年輕人恒久悲傷的。

三年後，我們十年的期刑滿了，但公事仍在輾轉進行，我們一直被關在××局。局裏的長官怕我們見到期仍不釋放，可能會發神經病，他們一向都很愛護我們，就在到期的那天，把我們搬去臺北。他們剛蓋好一幢辦公室，尚未啓用，就

讓我們住在那裏。門也不上鎖，也不派人看守我們，而且還去接了我媽媽來與我們相見。

媽媽由一位朋友扶着來的，她比十年前老了很多，我們娘女抱着哭了一場。

「爸爸為何不來？」我和姐姐問媽媽。

「爸爸說，還是等你們回去再見面吧，在這兒見面更傷心。」

我們心中雖難過，但即將到來的自由，也就不太傷心了。過了兩星期，公事批了下來，我母親為我們找保人去了，我們就要那位替我們送飯送水的老班長代我們去買兩雙太空鞋，而且指定要大紅的。那班長認識我們已有多多年，就量了我們腳的大小，代我們買了回來。那鞋子紅艷艷的，上面還有一朵金花，我們高興萬分的，像從沒穿過皮鞋的鄉下一樣，在房中來回的走着。穿了十年的木板鞋，突然換上輕巧的太空鞋，真像騰雲駕霧似的。兩人正覺有趣，古組長來了，他告訴我們，剛才接到電話，我們的保人都已找到，我們的媽媽即刻前來接我們回家。我們聽了高興得跳了起來，忙要把一些日用品塞進旅行袋去。古組長道：「你們且慢着清東西，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們。」他臉上的表情十分木然，聲音也十分嚴肅，我和姐姐的笑聲立刻消失，血也凍結了，天啊！千萬別再說我們還需要等待呀！

「恭喜你們從此獲得光明。」古組長倒像是先打了腹稿來的：「但在你們回家的前一刻，必須告訴你們一件事，使你們心理上有所準備。」我們勉強平心靜氣的聽着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不幸呢，已經坐了十年牢哪！還要怎樣呢？我們楞楞的看着他，啊！只要他不說不讓我們回家就好啦，耳朵裏轟轟的。

「你們的父親已經過世了。」他低沉的說。

「什麼？」我不相信我的耳朵，因為耳朵裏更加轟轟起來。

「你們父親已經死了。」古組長提高了聲調，慢慢的又說一遍。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再是真的了，連那一向對我們慈祥的古組長，我也不認識他了。古今中外也沒有什麼不同了。

「是什麼時候死的？」我姐姐十分膽怯的小聲問。命運為何如此作弄人呢？我們已獲自由，而爸爸偏偏這時死掉。命運之神啊！你為何要我們兩個女孩開玩笑，我瞪大眼睛看着古組長，看他會不會撒謊。

「已經九年了。」他說。九年？唉！這樣漫長的歲月，可憐母親，她是怎樣一人熬過來的？那樣苦心的瞞着我們，而那些與我們朝夕相對的看守先生，若無真正的同情心，也萬難對我們守口如瓶九年，一時世間的冷暖都塞在我心裏。

「老班長却幫我們買紅鞋呀！」我低着頭看着自己的新鞋子，不適當的嘮叨着。

「已經去世九年了。」古組長溫和的說：「紅鞋子已可以穿了，把東西整理一下吧，你們媽媽就快來接你們回家了。」我們天天整理行裝預備回家，此刻却又不知從何理起了。

別時容易見時已難

回到家中，看到父親的一張大照片掛在客廳的正中，這屋子是我母親變賣了所有帶來的金飾

蓋的，那時，我們已不在家了。所以這是第一次我們回到臺灣自己的家裏。看到父親的照片，我想起在我們老家堂屋的正中，掛着一張外婆的放大照片，我從來沒見過外婆，那老太太，早年守寡，滿臉冷峻，所以那照片在我心中毫無作用。現在牆上掛的却是父親的照片，滿臉的忠厚，無言的委屈，令我心如刀割，我努力的記憶與父親最後一面的情景：那是一九四九年二月，我們離開長沙去廣州讀書，那天早上，爸爸還匆匆替我們趕寫兩封信給他在廣州的朋友，托他們照顧我們，我們和兩位同學嘻嘻哈哈的去了火車站，他和媽媽站在大門口和我們揮手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毫無感覺那就是永訣，因為當父親離開故鄉時，我姐妹已鑄鑄入獄了。唉！他當時心靈上的打擊，與自己所經歷的驚險，一定使他身體萬分疲憊。對着父親的照片，百感交集，但我沒有哭，因為那已獲自由的興奮，仍很強烈。母親拉着姐姐的手，坐在沙發上，敘述着父親心臟病發生的經過，並告訴姐姐，父親臨終時，不斷的說：『我毛兒可憐，毛兒真可憐。』毛兒就是我的姐姐，父親臨終時，一點也不會提及我，想必是很多人在他面前說了我很多的壞話，所以他心中很氣我，也許很恨我；只因我已入獄，所以也不忍心罵我，就是母親，也以爲都是我闖的禍，雖然也不忍心罵我，對我却也十分冷淡，不與安慰。我像是吃黃連的啞吧，真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了，我一肚子委屈，就把心一橫，也懶得傷心了。反正爸爸在外的時候多，何曾見過他多少，只當他又去了陪都重慶吧（因為去陪都停留時間最久）

（42）

。我在照片前默立了一會，就屋前屋後的看去了。

回家的第二天，母親就病了，她本說要親自帶我們去六張犁父親的墓前掃祭，但總是懨懨的不能起床。個多月後，表哥從東部來，媽媽就托他帶我們姐妹兩人去父親坟前拜祭。表哥每次來都是坐用他的上司蔣先生的吉普車，表哥就用這輛吉普車帶我們去了六張犁。

在山底下我們買了香燭錢紙，父親的坟就在山尾的頂上，媽媽說，棺木並未落土，因為將來還要搬運回老家去的，墓上的水泥上已長了綠苔，也有剝落之處。那石碑上却清清楚楚刻着爸爸的名字，旁邊有媽媽姐姐和我的名字，那真是一種我最感到陌生的東西。我們才捧好香燭，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，手拿着鐮刀跑來，說要幫我們斬除墓草。她索價不高，表哥就叫她快快的除草。姐姐這時已伏在那墓層上哀哀的哭了。她哭得那麼心碎，表哥連忙走得遠遠的，背對着我們不斷的抹眼淚。那女孩斬一回草，又看一回我姐姐，似乎十分同情。在監牢時，姐姐少哭，若果她哭了，當班的看守總會走來對她道：「大小姐，別哭啦，你這一哭，聽到的人都要陪你們掉眼淚啦。」頭兩年裏，我常哭，我若哭時，當班看守總笑嘻嘻的給糖我吃，他們口袋中總有口香糖，牛奶糖一類的東西，因為那工作也實在太乏味了。若果我仍不停的哭，看守長就會進來，大聲的哄着我（因為我總是大聲的哭）。他說：「小黃，二小姐，別哭了，你想吃些什麼，快寫報告來，我叫人馬上去替你買來，姐姐代我寫報告，我

就牛肉干啦，蛋糕燒餅呀，開那麼一大張，雖不見得都買來，總夠我塞嘴巴就是了，姐姐就此發現了止我哭的妙法。有一次，我又躺在那兒哭，姐姐正坐在我身邊吃媽媽寄來的笋豆，她看我一張嘴哭，連忙塞一把豆子在�我的嘴裏。我從來不愛吃豆子的，但此刻正傷心，懶得爬起來吐掉，就隨便嚼嚼吞了下去。我正要張嘴哭，姐姐又塞把豆在我的嘴裏。不知這豆子越吃越好吃，我就吃起豆子來了。那當班的看守正站在門口，看得有趣，就自言自語的笑道：這真有意思，妹妹張嘴要哭了，姐姐就塞一把豆兒；妹妹一張嘴，姐姐就塞一把豆兒，妹妹就不哭了。」姐姐聽了，笑得人仰馬翻。我可氣死了，從此不再哭，也實在沒有眼淚了。此刻雖站在父親坟前，我也哭不出，那份悲哀也只是令我心神迷濛而已，我低着頭撕錢紙。那女孩子已把草斬好了，但她沒有帶掃帚，就走到坡前的大樹上摘了一枝帶綠葉的樹枝來，她把那樹枝當掃帚，來回的掃着草屑，我一抬頭正見她拿着那樹枝在坟頭上掃拂着。

事後解夢方知原委

「哎呀！」我喊起來：「我的那個夢。」我想起了三年前我所作的唯一夢到父親的那場夢，我就倒在坟上痛哭了一種椎心泣血的哀哭，我姐姐嚇呆了。「什麼夢？」她勉強止住哭問我。

「哎呀！你怎麼不記得了，我明明看到爸爸站在騎樓下，一個女孩子拿着桂樹枝在他頭上掃

，我們還說什麼桂冠詩人，桂明明又是木，又是土。」我敲着自己的頭又倒了下去，表哥連忙跑過來扶我。

「蜜子，蜜子，怎麼啦？」他不懂我為何突然這樣的痛哭。「我看見爸爸的，我清清楚楚看見他眼裏的紅絲和眼淚……」我還想說，說不出來，就死勁扯我自己的衣襟。

「醒醒，蜜子，醒醒」表哥以為我中邪了，一隻手扶着我，一隻手來掐我的人中，我連忙把頭轉了過去，正看見那輛停在山底下的吉普車。

「哎呀！」我指着那輛吉普車喊道：「那是蔣伯伯的吉普車呀，爸爸，等下我們就坐蔣伯伯的吉普車回去呀！」我哭喊着，歇斯底里的，我表哥恐慌萬狀，因為他知道我從未見過那位蔣先生，論年齡也只好叫他叔叔或大哥，我却無端的叫起蔣伯伯來。他死勁的搖着我，拍我。我被他騰折得實在難受，真希望姐姐會代我把那夢敘述給他聽，但姐姐却坐在坟前的石階上，癡癡的望着天邊悠移的白雲……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 120 元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
壹佰貳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
姓名，附郵票壹佰貳拾元寄中
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